# 四庫全書

史部

#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四十一 起閼逢攝提格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景祐元年春正月甲子許京兆府立學賜九經仍給田五頃　癸江淮漕米賑京東饑民　戊辰詔三司鑄景

祐元寶錢　先是民役之重者曰里正歳滿爲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産有累世同居因避役遂離析者於是中書議欲寛其法癸酉命龍圖閣待制燕肅天章閣待制張宗象同三司議乃請川峽閩廣吳越諸路仍舊制餘路募有版籍者爲衙前滿三期罷不至徒補三司軍將勿復差鄉縣人詔行其説　丁丑命翰林學士章得象等五人權知貢舉　壬午以太常博士滕宗諒爲左正言宗諒先與劉越同上莊獻太后疏請

歸政者也　癸未詔曰朕念天下士鄉學益蕃而取人之路尚狹或棲遲田里白首而不得進其令南省就試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嘗經殿試進士三舉諸科五舉及嘗預先朝御試者雖試文不合格毋輒黜皆以名聞自此率以為常　甲申以淮南歳饑出内藏絹二十萬下三司代其歳輸始置崇政殿說書命都官員外郎賈昌朝屯田員外郎趙希言太常博士王宗道國子博士楊安國為之日以

二人入侍講說初孫奭出知兖州帝問奭誰可代講說者奭薦昌期等因命中書試說書至是特置此職以取之
是月趙元昊寇府州　二月壬辰朔權停解州鹽池種鹽三年以本池所貯可支十年故也　乙未罷書判拔萃科更不御試自今幕職州縣官經三考以上非緣邊及川廣福建者許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六科其京朝官至太常博士及進士諸科取解而被黜落者毋得復應茂才異等三科及武舉用知制誥李淑議也

先是召知鳳翔府兵部員外郎司馬池知諫院池上表懇辭帝謂宰相曰人皆嗜進池獨嗜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復知鳳翔嘗有疑獄上讞大理輒復下掾屬惶恐引咎池曰長吏者政事所由非諸君過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　辛丑詔禮部貢院諸科舉人應七舉者更不限年並許特奏名　甲辰權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俟歲豐補之　戊申詔麟府州振蕃漢饑民　三月開封府判官謝絳言蝗亘田野坌入郛郭跳擲官寺井匽

皆淄魯三書螟穀梁以為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今朝廷斂弛之法近於廉平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職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顓方面之勢才者掠功取名以嚴急為術或辯偽無實數蒙奬録愚者期會簿書畏首與尾二者政殊而同歸於獘夫為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百詔公卿以下舉任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畧不限資考然後寛以約束許便宜行事朞年條上理狀

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漢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房對以考功課吏願陛下博訪理官除煩苛之令中勑計臣捐聚斂之役勿起大獄勿用躁人如此而沴氣不弭嘉休不至者未之有也　丙子詔御史進士題目書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知邢州殿中侍御史張奎母病奎輒刺股肉和藥以進母遂愈丁丑賜奎綿帛羊酒及母死奎廬於墓自負土植柏人服其孝　戊寅御崇政殿試禮奏名進士己卯試諸科辛巳試特奏

名已而得進士張唐卿楊察徐綬等五百一人諸科二百八十二人特奏名八百五十七人賜及第出身　夏四月壬辰詔鏁廳舉人所試不合格者除其罪始天禧二年宰相王欽若請鏁廳舉人試不合格者並坐私罪至是始除之天聖四年閏五月辛未已有詔鏁廳應舉者下第免責罰令復有是詔當是前詔止謂下第令詔并指取解故也

甲午贈楊億為禮部尚書故事非常任二府及事東宫則四品無贈官樞密使王曙言億嘗為寇準草奏請太子親政為丁謂所排不得志而沒準

既贈中書令億宜蒙旌賁故特贈之初準令億草奏曙知其不可嘗勸止準敗曙取奏草付其妻縫置夾衣中及朝廷欲理準舊勲曙乃出之其字漫滅幾不可識矣考異李燾曰龍川別志載王曙藏楊億草藁及勸止寇準事當得實但云立太子廢劉后逐丁謂遣曙出使誅不附已者則誤矣天禧四年六月準罷相事已詳辨之魏泰記事云追贈楊億由李遵勗論列與別誌不同今從別志

殿中侍御史龐籍為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内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帝為杖内侍切責美人仍詔有司自今宮中

傳命毋得輒受　辛丑賜光祿寺丞劉玘同進士出身其妻父樞密副使李諮為請也仍詔自今獻文及恩例與試者更不賜及第但賜出身同出身　癸丑詔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　江東轉運使蔣堂言竊見諸路武臣知州軍者多是素昧條教欲乞自今除扼束邊陲之處其餘州軍改差文資帝令諭樞密院今後差武臣知州軍並須擇人會要景祐元年四月二十九日事　五月乙丑以權知開封府程琳為三司使先是三司併合田賦訟

納諸名品為一物琳謂借使牛皮食鹽地錢合為一穀麥黍豆合為一易於句校可也然後世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明道二年十月并諸名品為一物既已施行琳但有此議論耳琳在三司尤謹出入禁中有所取輒覆奏罷之內侍表言琳專琳聞之自直於帝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為陛下惜耳於臣何有帝然之琳又上疏論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儲數匱而招募不已其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矣河

北歲費芻糧千三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陜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之五餘悉仰給京師此國用所以日屈今也同華沿河州軍積粟至紅腐而不知用沿邊入中價常躍貴而未嘗足誠願罷河北陜西募住營兵勿復增置遇闕即選廂軍精鋭者補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戍於邊緩急即調發便近嚴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軼生事以覬恩賞如此則疆埸無事而國用有餘矣帝嘉納焉　丁卯禁民間織錦繡為服

以秘書丞張宗誼孫沔並為監察御史裏行　壬申出內藏庫緡錢百萬賜三司　以河南府學為國子監　壬午錄繫囚　是月契丹儀天太后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所謀白契丹主契丹主收太后璽遷於慶州七括宮考異宋史景祐元年五月契丹主宗真之母還政于子出居慶陵葉隆禮契丹國志云重熙二年帝與耶律孫謀率兵逐母法天太后登黃布車載送慶州守聖宗冢遂誅永興軍都總管高常格及內侍數十族按宋史不言興宗逐母契丹國志言在重熙二年皆有誤今從遼史　六月己丑朔賜陳州揚州學田三頃　壬辰廣東轉運司言交

州陳公永等六百餘人內附李德政發兵境上捕逐詔遣公永等還仍諭德政撫存之樞密副使蔡齊言蠻去暴歸德請納之給以荆湖閒田使自營今縱去必不復還舊部若散入山谷如後患何不聽明年蠻果為亂初王蒙正子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莊獻姻家未更赦復官事下樞密院王曙將奉行之齊曰如此法撓矣安可奉行齊度曙不能執明日獨奏齊雄恃先后勢殺人不死又亟復官是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

固稱不可帝從之　淮南制置發運使劉承顔獻輪扇浴器同知諫院郭勸言此非所宜獻承顔欲以此媚上耳乞付外毁棄以戒邪佞甲辰詔還之　己酉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晉江蘇紳才識兼茂明于體用大理寺丞建安吳育茂才異等宋城張方平及武舉人于崇政殿育所對策入第三等紳方平並第四等次以育為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湖州紳為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方平為校書郎知崐山縣　閏月戊

午朔賜杭州學田五頃　乙丑府州言趙元昊自正月後數入寇詔并州部署司嚴兵備之　乙亥毁天下無額寺院　壬午罷後苑作所用玳瑁龜筒從度支判官謝絳言也絳又言邇來用物滋侈賜予過制禁中須索去年計為緡錢四十五萬自今春至四月已僅二十萬比詔裁節費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書簿書不存則無所措置臣以為不若推近及遠遠考歲用而裁節之不必咸平景德為凖也又言號令數變則虧體

利害偏聽則惑聰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施行　甲申詔御試制科舉人自今張幕次於殿廡仍令太官給食武舉人以別日試之從知制誥宋郊言也　乙酉以前西京留守推官安福歐陽修為鎮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樞密使王曙所薦也始錢惟演留守西京修及尹洙為官屬皆有時名惟演待之甚厚修等游飲無節惟演去曙繼至數加戒勑嘗屬色謂修等曰諸君知寇萊公

晚年之禍乎政以縱酒過度耳衆客皆唯唯修獨起對曰以修聞之彘公之禍政以老而不知止耳曙默然終不怒更薦修及洙置之館閣議者賢之考異修洙得館職據曾要皆王曙所薦或稱責歐陽修等乃王曾非也錢惟演以明道二年九月去西京曙即繼之曙尋拜樞密使景祐元年正月王曾始為留守度其至時修已不在西京矣今從本傳然曙既死是年九月洙初除館閣校勘蓋曙先薦之也

秋七月以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衛人高若訥為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

初命同判司天監楊惟德等以周天星宿度分及占測之術纂而為書成

三十卷至是上之惟德等皆遷官　以翰林侍讀學士范諷為給事中龍圖閣學士知兖州諷性倜儻好奇節不拘細行雅善李迪常與張士遜議論不合為中丞力擠士遜援吕夷簡入相又合謀廢郭后欲夷簡引已置二府然夷簡憚諷終不敢薦也諷建議朝廷當差擇能臣留以代大臣之不稱職者夷簡聞而惡之權三司使僅半歲以疾免既久不得意憤激求出將行復謂帝曰陛下朝無忠臣一旦紀綱大壞然後召臣將何益夷簡愈

惡之故尋被譴絀　己亥詔諸路監司案所部官吏不法者須密切體訪毋得出榜召人告首　乙巳隨州言崇信軍節度使錢惟演卒特贈侍中命官護葬事惟演始以父歸國故亟顯然自以才能進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常曰翰林學士備顧問司典誥於天下之書一有所不覩何以稱職故益儲文籍侔祕府又多藏古書帖名畫喜奬厲後進歐陽修尹洙皆出幕下雖官兼將相階勲品皆第一而終不歷中書故常謂人曰

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尾押字耳　常平倉舊領於司農寺壬子始詔諸路轉運使與州長吏舉所部官專主常平錢粟既而淮南轉運副使吳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才四十餘萬歲饑不足以捄䘏願自經制增為二百萬他毋得移用許之吳遵路上言乃景祐三年四月今從本志書之　樞密直學士杜衍亦嘗建議曰豪姓蓄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須其翔踴以牟厚利而農民貴糴九穀散於穰歲百姓困於凶年蓋緣常平

倉制度不立有名而無實謂宜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時其饑熟取賤出貴嚴以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為名而借假者夫香象珠璣久藏府庫非衣食之急若州郡闕母錢願斥賣以賜之補助其乏行傳

載常平議在行為中丞後今掇出附見行為中丞乃明年二月也

先是慶州柔遠砦部巡檢威晉領兵入夏州界攻破後橋新修諸堡是月趙元昊率萬餘衆來寇稱報仇緣邊都巡檢楊遵柔遠

寨監押盧訓以騎七百戰于龍馬嶺敗績環慶路都監
齊宗矩走馬承受趙德宣寧州都監王文援之次節義
烽通事蕃官言寇多伏兵不可過壕宗矩不聽伏兵發
宗矩被執久之以宗矩還詔永興軍劾宗矩等敗軍狀
以聞　八月庚申徙知定州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劉
平為環慶路副都部署帝初擢平主四廂謂左右曰平
所謂詩書之將也平在定州嘗建言臣前在陜西見元
昊車服僭竊勢且叛矣宜嚴備之不聽及是戒平曰知

卿有將畧故委以邊寄卿其勉之加賜錢百萬　資政殿學士戸部侍郎薛奎卒贈兵部尚書謚簡肅奎在政府謀議無所迎避或時不得如志歸輒嘆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俯媿後世耳尤善知人范仲淹龎籍明鎬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歐陽修王拱辰皆其女壻也　壬戌有星孛於張翼長七尺濶五寸十二日而沒　癸亥樞密使吏部侍郎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王曙卒贈太保中書令謚文康曙方嚴

簡重有大臣體常言人臣患不節儉今居第多踰僭服玩奢侈僕妾無數宜有經制及貴顯深自抑損子益恭以蔭爲衛尉寺丞性淡於榮利數辭官曙始參知政事治第西京既成益恭作書陳止足之義勸曙謝事退居導引服食以養壽命曙爲詩答之然卒不果去益恭終父喪遂以司門員外郎致仕日閲古書奇畫自適間與浮屠隱者出遊洛陽名園山水無不至云　甲子宰臣呂夷簡等上表請立皇后　參知政事宋綬以帝富於春

秋天下無事慮燕樂有所漸乃上言自古守成之君皆兢兢抑畏不忘顧省何者人心逸於久安而害生于所忽故立防于事始銷變於未萌臣願飭勵羣司勿以承平自怠又馭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機貴乎斷兆謀先乎密能守則姦莫由移能斷則邪莫由惑能密則事莫由變斯安危之所繫願陛下念之至若朝務清夷深居閒燕聲味以調六氣節宣以順四時受養王躬使不至傷過乃保和平無疆之福也　戊辰帝不豫　庚

午以王曾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曾為人周密
沈静辨博有餘言國家事或至日旰乃出不道省中語
每廣朝大會盛服正色郎謁者視進止如有尺寸未嘗
過闕時南京留守推官奉符石介貽曾書曰主上聰明
神聖即位十有三年不好游畋不近聲色恭儉之德聞
於天下自去年四月一日之後升任賢俊黜退姦慝發
號施令風行雷動于是四夷震駭海内鼓舞咸以為太
平可坐致矣乃正月以來聞既廢郭皇后寵幸尚美人

宮庭傳言漸有失徳自七八月來所聞又甚倡優婦人朋淫宫内飲樂無時聖體因常有不豫春秋傳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斯不得不為慮也今變異屢見人心憂危白氣徹霄凶災荐歳此天地神靈所以示戒警也相公昔作元台今冠樞府社稷安危皆繫於相公當此之時宜即以此為諫諫止則已諫不止則相公宜辭樞衡之任庶幾有以開悟聰聽感動上心若執管仲不害霸之言以嗜慾間事不欲極爭則遂

啟成亂階恐無及矣伏惟相公留意焉

呂中曰史稱霍光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故能輔少主誅亂臣廢昌邑擁昭立宣不動聲色而天下晏如也王沂公為相每廣朝大會盛服正色郎謁者視進止如有尺寸未嘗過闕亦光之遺風宜乎當國七年天下和平萬物各得其所也若二公者亦何媿古之所稱端方正大者哉

辛未以星變大赦避正殿減常膳出内藏庫錢優賞在京將士詔輔臣於延和殿閤奏事其諸司事權令輔臣處分　壬申詔曰淨妃郭氏出居於外美人尚氏為道士洞真宫楊氏别宅安置曩者母后臨朝臣僚戚屬多進女口今悉遣還其家長秋之位不可久虚當求德門以正内治自郭后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每夕侍帝寢帝體為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楊太后亟以為言帝未能去入内都知閻文應早暮侍

帝言之不已帝不勝其煩乃領之文應即命氈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不肯行文應搏其頰罵曰宮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翼日降是詔　甲戌司天言孛星不見

殿中侍御史龎籍左司諫滕宗諒並坐言宮禁事不實乙酉改祠部員外郎出籍為廣東轉運使宗諒知信州宗諒常以帝體多疾奏疏諫內寵語太切直故出

己丑羣臣上表請御正殿復常膳表三上乃從之　壬辰羣臣上表請雙日不視朝從之仍詔中書樞密院雙

日有合奏事亦許便殿請對　丁酉帝康復御正殿復
常膳　范仲淹知睦州不半歲徙蘇州州比大水民田
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游手興作未就
又徙明州轉運使言仲淹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庚
子詔仲淹復知蘇州　太子少傅晁迥既與太清樓宴
復召對延和殿閤問洪範雨暘之應迥據經以對忽感
疾絕人事醫藥具冠服而卒年八十四詔罷一日朝贈
太子太保謚文元迥樂易純固服道履正雖貴勢無所

屈常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以害物危人以自進平生修身謹行真宗數稱迥長者楊億謂迥所作書命語無過褒得代言之體喜質正經史疑義標括字類無一日廢學不喜術數有以命術語之者迥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　尚楊二美人之出宮也帝令參知政事宋綬面作詔云當求德門以正內治既而左右引壽州茶商陳氏女入宮帝欲立之為后綬諫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

中宮不與前日詔語戾乎後數日樞密使王曾入對又奏引納陳氏為不可帝曰宋綬亦如此言宰相呂夷簡樞密副使蔡齊相繼論諫兼侍御史知雜事楊偕同知諫院郭勸復上疏卒罷陳氏考異司馬光紀聞云陳氏父號陳子城者始因楊太后納女宮中太后常許以為后矣至掖庭將進御勾當御藥院閻士良聞之遽見帝帝方披百葉圖擇日士良曰陛下閱此何為帝曰汝奚問士良曰臣聞陛下欲納陳氏為后信否帝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城使何官帝曰不知也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若納奴僕之女為后豈不媿公卿大夫耶帝遽命出之士良文應子也此與他書不同特附録以待考

甲辰詔立皇后曹氏贈尚書

令兾王彬之孫女也郭后廢始聘后入宮乙巳命宰相李廸為冊禮使參知政事王隨副之宋綬撰冊文并書冊寶有司奏用冬至日行冊禮監察御史裏行會稽孫沔言莊獻三年之喪未除請終制而後行祕書丞余靖亦以為言不報　壬子詔名皇太后所居殿曰保慶宮自今並以保慶皇太后為稱　冬十月庚申罷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仍詔淮南轉運使兼領發運使司事其制置茶鹽礬稅各歸逐路轉運使司　改錢惟演

謚曰思先是太常博士同知禮院張環議惟演博學業
文此其所優貪慕權要釁生不足此其所劣前史稱沈
約昧於榮利有志台司元稹大為路歧經營相位惟演
之謂矣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貪以敗官曰墨請謚文墨
其家訴於朝有詔覆議以惟演無貪黷狀而晚節率職
自新取謚法追悔前過改謚曰思詔可仍詔自今定謚
須禮院集官衆議之　乙丑詔閤門祗候自今須尚書
員外郎諸司以上及本路轉運使或提點刑獄一員共

七人舉之方許引對　趙元昊自襲封即為反計多招納亡命峻誅殺以兵法部勒諸羌始衣白窄衫氈冠紅裏頂冠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初制禿髮令元昊先自禿髮及令國人皆禿髮三日不從令許衆殺之每欲舉兵必率酋豪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是歲春始冠西邊殺掠居人下詔約束之居國中僭益甚私改元曰開運既逾月人告以石晉敗亡年號也乃更廣運毋

米氏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之沈山喜之族於河遣使來告哀詔起復以閤門祗候王中庸為致祭使兵部員外郎郭勸為弔贈兼起復官告使元昊賂遺勸等百萬勸悉拒不受　癸酉以淨妃玉京冲妙仙師清悟為金庭教主冲靜元師美人楊氏聽入道賜名宗妙並居安和院仍改賜院名曰瑶華宮　作郊廟景安興安祐安之曲　辛巳賜舒州學田五頃　壬午命龍圖閣待制燕肅集賢校理李照直史館宋祁同

按試王朴律準肅時判太常寺建言舊太常鍾磬皆設色每三歲親視則重飾之歲既久所塗積厚聲益不協故有是命帝親閱視律準題其背以屬太常肅等即取鍾磬劀滌考擊用律準按試皆合　十一月己丑冊皇后　乙未進封乳母高陽郡夫人許氏為崇國夫人己酉詔親祠郊廟乃用御所制樂章其有司攝事樂章令宰臣呂夷簡李迪分撰之御所制樂章具明年六月　辛丑詔太常寺自今享先農釋奠文宣王武成王並用登歌樂令學

士院撰樂章　以東上閤門使曹琮為衛州團練使琮女兄為后禮官琮主辦於是奏曰陛下方以至公厲天下臣既備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緣請託願寘於理時論稱之尋出為環慶路部署知邠州屯田員外郎張亢者奎弟也豪邁有奇節常通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邊論西北攻守之計章數十上帝欲用之會丁母憂或傳契丹聚兵幽涿間河北皆警十二月癸酉命亢為如

京使知安肅軍因入對曰契丹歲享金帛甚厚今其主
孱而歲歉懼中國見伐特張言耳非其實也萬一倍約
臣請擐甲為諸軍先　朝廷欲大發軍為邊備輔臣迭
議帝前參知政事蔡齊畫三策料契丹必不渝盟已而
契丹果祭天幽州以兵屯境上耳　趙元昊獻馬五十
疋求佛經一藏詔特賜之　己卯宣慶使入內都知藍
繼宗以老疾罷為景福殿使邕州觀察繼宗事四朝謙
謹自特每領職未久輒請罷家有園沼退朝即亟歸同

列或留之繼宗曰我欲歸種花弄遊魚為樂耳　監察御史裏行孫沔言竊見上封事人同安縣尉李安世輒因狂悖妄進瞽言干犯雷霆死有餘辜兼聞下吏審問支辭致詰飛聲推窮敗類然極索姦之理或傷招諫之仁雖曰狂愚猶勝諂佞况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之後屢籍范諷致對以來凡在搢紳盡思緘默又慮四方之人不知安世訕上犯顔將謂安世獻忠獲罪自遠流傳為議非美伏望貸以寛恩特免按竄使彼偷安之士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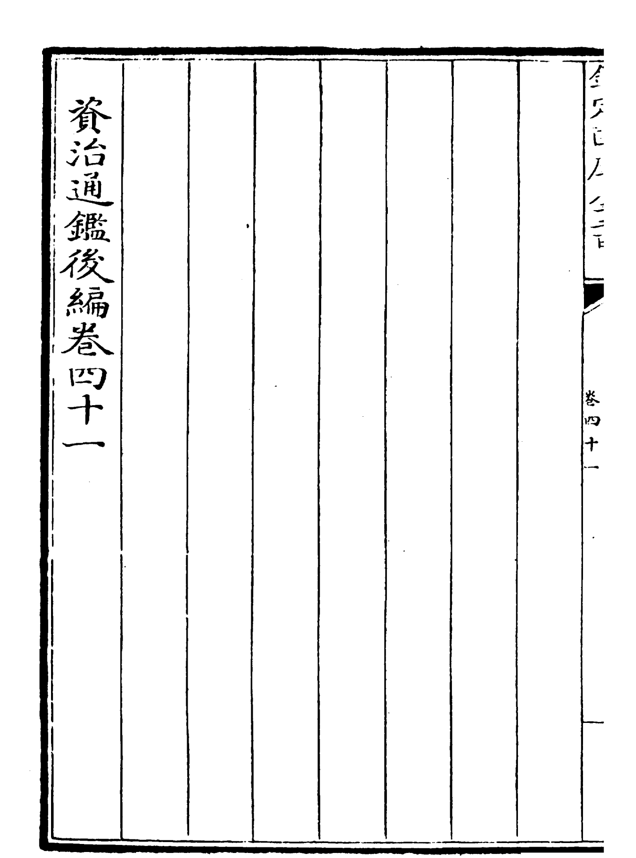
懷內媿之心後七日責沔知潭州衡山縣李燾曰沔集自注此疏以十二月二十九日上正月初六日責衡山沔未有責命時復上書曰沔集自注正月三日上書七日再責去秋以聖體愆和准雙日不坐之請是則一歲中率無百餘日視事宰臣上殿奏事止於數刻天下萬務得不曠哉漢帝五日一朝則有伏蒲入閤據廁與語唐制三日一坐則有便殿更番浴堂延對今退朝之後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虧殘之餘悅耳目者綺紈艶冶之色宸禁晝嚴乘輿天遠固未見欸召名臣清問

外事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臣恐其未可也伏願陛下因歲首正朝之始霈然下令誕告多方每旦恭已辦色居位推擇大臣講求古道降以温顔俾之極論外則逐刺史縣令無狀老懦貪殘之輩以利於民內則罷公卿大夫不才諂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掖庭之中簡去幽曠以求錫羡之慶宦寺之內抑損重任以防昵近之私發號施令賞功罰罪則可使教敦于上民悅於下足以招天地之協氣致國家之豐隆皆目前可見之

事惟陛下力行而已書奏再責監永州酒正月七日責監酒令并書

於此實録殊不載沔再責事可謂疎畧此㨿沔家集及畢仲游神道碑

是歲南平王獻馴象二詔還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一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二至四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王志遠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四十二 起旃蒙大淵獻正月盡柔兆困敦六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景祐二年春正月壬寅徙江東轉運司蔣堂為淮南轉

運司兼發運司事堂在淮南歲薦部吏二百員曰十得

二三亦足報國矣　以度支判官工部郎中許申為江南東路轉運使凡鑄銅錢十分其劑銅居六分鉛錫居三分皆有奇贏此其大法也申在三司景祐元年十月丁巳朔申始權度判乃建議以藥化鐵雜鑄銅居三分鐵居六分費省而利厚朝廷從之即詔申用其法鑄於京師然大率鑄錢雜鉛錫則其液流速而易成雜以鐵則流澁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初命申鑄萬緡逾月才得萬錢申性詭譎自度言無校乃求為江東轉運使欲用其法鑄於江州朝

廷又從之詔申就江州鑄百萬緡無漏其法中外知其非是而執政主之以為可行然卒無成功就江州鑄百萬緡實錄在二月令并書明年十二月申自江東從湖南先是鹽鐵副使任布請鑄大錢一當十而申欲以銅鐵雜鑄朝廷下其議於三司程琳奏曰布請用大錢是誘民盜鑄而陷之罪唐第五琦嘗用此法訖不可行申欲以銅鐵雜鑄理恐難成姑試之申詐得售蓋琳亦主其議故也考異李燾曰琳傳載此事於天聖五年以前誤也當是景祐元年五月琳再為三司使時王子融云布請鑄大錢行之京城程琳集官議子融時判度支曰令

宮禁半在城外獨行大錢城中可也事遂寢與琳傳異今不取天章閣待制孫祖德言僞銅法所禁而官自為之是教民欺也固爭之不從遂出知兖州　癸丑置邇英延義二閣寫尚書無逸篇於屏邇英在迎陽門之北東向延義在崇政殿之西北向考異　宋史本紀癸丑置邇英延義二閣寫尚書無逸篇於屏通鑑續編云詔蔡襄寫今從長編是日御延義閣召輔臣觀盛度進讀唐書賈昌朝講春秋既而曲宴崇政殿　二月燕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戊午御延福宮臨閱奉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何如

照對樂音高二律擊黃鍾則為仲呂擊夾鍾則為夷則是冬興夏令春召秋氣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王朴創意造律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鎛鐘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傳以為唐舊鐘亦有朴所製者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簴可使度

量權衡協和詔許之仍就錫慶院鑄　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上大樂圖義二卷　帝未有儲嗣取汝南郡王允讓子宗實入宮中皇后拊鞠之時生四年矣丁卯知兖州范諷責授武昌行軍司馬不僉書事廣東轉運司罷籍降授太常博士知臨江軍光禄寺丞館閣校勘石延年落職通判海州仍下詔以諷罪申飭中外先是籍為御史數劾諷宰相李迪佑諷弗治及左遷籍既罷益追劾諷不置且言諷放縱不拘禮法苟釋不

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不可不察會颯亦請辨

乃詔即南京置獄遣淮南轉運使黄總提點河北刑獄

張嵩訊之籍坐所劾颯有不如奏法當免颯當以贖論

颯不待論報擅還兖州吕夷簡疾颯詭激多妄言且欲

因颯以傾廸故特寛籍而重貶颯凡與颯善者皆絀削

延年嘗上書請莊獻太后還政颯任中丞欲引延年爲

屬延年力辭之竟坐免人謂籍劾颯不置實夷簡陰

教之云李燾曰辨擬王珪所謂籍神道碑他書並無有也　戊辰工部尚書平

章事李迪罷為刑部尚書知亳州先是帝御延和殿召呂夷簡宋綬決范諷獄以迪素黨諷不召迪惶恐還第翌日遂罷相制辭畧曰姻聯之内險詐相朋靡先事而上言頗為臣而有隱然迪性淳直實不察諷之多誕也

以樞密使王曾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參知政事王隨樞密副使李諮並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宋綬為樞密副使給事中蔡齊翰林學士承旨盛度為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王德用御史中丞韓

德並同知樞密院事　己巳改新知亳州李迪知相州

庚午復改授資政殿大學士留京師仍班三司使上

庚辰降李迪爲太常卿知密州始迪再入相自以受

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爲及呂夷簡繼入中書事

頗專制心忌迪潛短之于上迪性直而疎不悟也旣坐

范諷姻黨罷政怨夷簡因奏夷簡私交荆王元儼嘗爲

補門下僧惠清爲守闕鑒義夷簡請辨帝遣知制誥胥

偃度支副使張傳卽訊乃迪在中書時所行夷簡以齋

祠不預迪慚懼待罪故貶然補惠清實夷簡意迪但有文書顧謂夷簡獨私荆王盖迪偶忘之他日語人曰吾自以為宋璟而以夷簡為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杜衍為御史中丞衍奏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月不過數四足矣若末節細務進穀帛樣閱甲胄弓矢點馬補試吏員特有司之職耳陛下何必親決 三月

己丑以杜衍權判吏部流內銓先是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縮為姦衍既視事即敕吏取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乃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曉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為姦利居月餘聲動京師後改知審官院其裁制如判銓法

呂中曰人言我朝任法而不任人信吏而不信士大夫然吾觀貫積善十四考無公私過雖無舉主特與

改官李師錫以王德用甥雖薦主凡三十人止合循資是銓選有定法而未嘗拘于法也貫贖判流内銓則有三年不通父問而廢歸田里者杜衍權典選銓則裁制如法而文吏聽行文書者是銓法雖受成于吏而未嘗盡委于吏也故當時蘇紳上疏審官之職宜擇主判官付以事權或有異材别許論奏如冦準判銓錢若水等三人以選人遷朝官此又不可以常法論而真得法外之意也

以知蘇州左司諫范仲淹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李燾曰仲淹自外驟居侍從必有故史無其說或緣富弼上疏也今表而出之太常禮院言侍御史劉夔請去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所加太字蓋入廟稱后繫於夫在朝稱太繫於子然二太后奉安別廟準禮應加太字帝以夔不習故典詔本臺諭之乙未賜亳秀濮鄭四州學田各五頃　丁酉置國子監直講一員兼領監丞主簿事　戊申出宜聖殿庫真珠付三司以助經費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丁巳李照

言奉詔製玉律以候氣請下潞州求上黨縣羊頭山秬黍及下懷州河内縣取葭莩從之　己未詔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天章閣侍制燕肅與翰林侍讀學士馮元詳定刻漏　始李照既鑄成編鐘一簴以奏御遂建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制律管以為十二管定法　庚午詔天下有知樂者許所在薦聞或自言官司將校試之侍御史劉夔言樂之大本與政

化通不當輕易其器願擇博學之士以補卿丞凡四方
妄獻説以要進者一切罷之帝善其言然亦不果從也
戊寅命馮元聶冠卿宋祁同修樂書　錄曹修古之
姪覲為試將作監主簿仍聽為修古後　五月甲申朔
詔曰王者奉祖宗尚功德故禋天祀地則侑神作主審
諦合食則百世不遷恭惟太祖皇帝受天命建大業可
謂有功矣太宗真宗二聖繼統重熙累洽可謂有德矣
其令禮官考合典禮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中書門

下詳閲以聞　庚寅禁縷金為婦人首飾等物　李照上九乳編鐘圖鐘舊飾以旋蟲改為龍井自創八音新器又請别鑱石為編磬辛卯命内侍挾樂工往淮陽軍治磬石照又言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以備獻享乃鑄銅為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鐘鎛聲量之率及潞州上秬黍照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大府尺合法愈堅定　甲午廣南東西路並言妖獠寇邊高賔雷化等州巡檢許政死之遣左侍禁桑懌會

廣桂二州都監討捕懌部分軍士盡禽諸盜還京師樞
密吏求賂為改閤門祇候懌不應吏匿其功狀止免
短使而已　庚子太常禮院言太祖太宗真宗廟並萬
世不遷南郊升侑上帝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議上中
書門下詳閱請如禮官所議詔恭依　六月辛酉以親
郊並侑三聖及真宗為不遷主遣官告於太廟　左司
諫姚仲孫言伏聞議者欲改制雅樂俾協純音謂舊律
太高裁之就下以高形下人固知之然或制之未得其

精損之必差其度臣蓋不知其得於何道而輒變更聞其所為率多詭異至如錬白石以為磬範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辰五靈二十四孝為樂器之飾臣雖愚昧竊有所疑望特詔罷之止用舊樂時帝既許李照制器業已為之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仲孫之章卒不下有司焉　先是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為一套而四清聲相承不擊乙丑李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鐘則哀思邪僻之

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駮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二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箏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為十二之數也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而為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其意蓋為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為

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陵謂之慢百王所不易也聲之重大者為尊輕清者為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為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為宫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陵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

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為十二惟
照獨見臣以為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且
詔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
丁卯出內藏庫紬絹百萬下三司市糴軍儲　己巳
以都官員外郎曹修睦為侍御史修睦修古弟用中丞
杜衍之薦也　辛未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新樂　秋七
月甲申詔特賜寇準謚曰忠愍　丙戌詔以冬至有事于南
郊　戊戌羣臣請上尊號曰景祐體天法道欽天聰武

聖仁孝德表五上從之　庚子侍御史曹修睦言李照所取歷代樂頗為迂誕而其費甚廣請付有司按劾之帝以照所作鐘磬頗與衆音相諧但罷其增造仍詔諭修睦　知杭州鄭回言鎮東節度推官阮逸頗通音律上其所撰樂論十二篇并律管十三詔令逸赴闕　八月甲寅宴紫宸殿初用樂　己巳命李照同修樂書　辛未詔薦獻景靈宮朝饗郊祀天地自今同日受誓戒始用王曾之言也　甲戌幸安肅門砲場閱習戰　丁

丑內出景祐樂髓新經六篇賜羣臣其一釋十二均二明所主事三辨音聲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所用律及陰陽數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日月通之於鞮笠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　己卯以右諫議大夫知兗州孔道輔為龍圖閣直學士時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帝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議者因是知前日之斥果非上意也

初命朝臣為江浙荆湖福廣南等路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公事其俸賜恩例並與提點刑獄同　九月乙未

詔司天監製百刻水秤以測候晝夜　丁酉命李照為
刑部員郎賜三品服以造新樂成入内都知閻文應
推言其功故也起五月造止八月成金石七縣而照自
造新樂笙竽琴瑟笛篳篥等十二種皆不可施用詔但
存大笙大竽二種而已照謂今篳篥乃豳詩所謂葦管
也詩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冽且今篳篥首伶人謂
之葦子其名出此於是製大管篳篥為雅樂議者哂之
工部郎中天章閣待製劉隨卒擢待制未旬日也隨

與孔道輔曹修古同時為言事官皆以清直聞臨事明銳敢行蜀人以為水晶燈籠始使契丹還會貶而官收所得馬十五乘及是帝憐其貧賜其家錢六十萬　壬寅御崇政殿按新樂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大臣與觀焉

賜鄭州學田五頃　初諸王邸散居都城過從有禁非朝謁從祠不得會見己酉詔即玉清昭應宫舊地建宫合十位聚居賜名睦親宅考異東都事畧云建睦親宅廣親今從續通鑑長編止云睦親宅

命中丞杜衍等汰三司胥吏　參知政事宋

綬上所編修中書總例四百一十九冊降詔褒諭先是呂夷簡奏令綬為此既而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為宰相矣皇祐五年十二月續編冬十月辛亥朔復置朝集院以待外官之還京師者壬子蔡州言左武衛大將軍分司西京后普卒癸亥復置羣收制置使仍詔自今止以同知樞密院或副使兼領之明道二年二月十二日罷今復置寶元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又罷尋復置禮院言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何休范甯等咸謂不言佾者明佾則

干舞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前詔議奉慈之樂有司援舊典已用特磬代鎛鐘取陰數尚柔以靜為體今樂去大鐘而舞進干盾頗戾經誼請止用文德之舞奏可　己巳出内藏庫緡錢七十萬左藏五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軍儲　許蘇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十一月辛巳朔以應天府書院為府學仍給田十頃　戊子金庭教主沖静元師郭氏薨后之獲罪也帝直以一時之忿且為閻文應等所譖故廢之既而悔之后居瑤

華宫帝累遣使勞問於是又為樂府辭以賜后后和荅語甚悽愴文應大懼會后小疾文應與太醫診視遷喜慶院數日遽不起中外疑文應進毒然不得其實時帝致齊南郊不即以聞及聞深悼之詔以后禮葬右正言直集賢院王堯臣請推舉左右侍醫者不報　癸已朝饗景靈宫甲午饗太廟及奉慈廟乙未祀天地于圜丘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大赦　乙已封宰臣吕夷簡為申國公王曾為沂國公　丁未加恩百官　十二月壬

子加嘉勒斯賚為保順軍節度觀察留後　昭宣使入内都知閻文應罷為秦州鈐轄尋改鄆州其子勾當御藥院士良罷為内殿崇班時諫官姚仲孫高若訥劾文應方命宿齋太廟而文應叱醫官聲聞行在郭皇后暴甍中外莫不疑文應置毒者請并士良出之故有是命文應又稱疾願留仲孫復論奏文應乃亟去文應專恣事多矯旨付外執政不敢違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將劾奏其罪即不食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不勝必死之

帝卒聽仲淹言竄文應嶺南尋死于道考異竄閻文應嶺南尋死于道此據富弼所作墓誌按閻文應景祐二年十二月辛亥落入內都知以昭宣使領嘉州防禦使為秦州鈐轄後兩日改鄆州鈐轄百官表同景祐四年四月乙丑文應徙潞州鈐轄百官表同寶元二年九月癸卯文應卒此據百官表贈邠州觀察使此據實錄未嘗有竄嶺南指揮及死于道事迹不知弼何據也今姑從弼墓誌蜈考

趙元昊遣蘇諾爾將兵二萬五千攻嘉勒斯賚敗死畧盡蘇諾爾被執元自率衆攻犛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青唐安二宗格帶星嶺諸城嘉勒斯賚部將安子羅以兵十萬絕歸路元昊晝夜戰

二百餘日子羅敗然兵溺宗噶爾克及饑死過半元昊又甞侵嘉勒斯賚并臨河湟嘉勒斯賚知衆寡不敵壁鄯州不出陰間元昊頗得其虛實元昊已渡河插旗幟志其淺嘉勒斯賚潛使人移植深處以誤元昊及大戰元昊潰而歸士視幟渡溺死十八九所鹵獲甚衆嘉勒斯賚來獻捷朝廷議加斯賚節度使同知樞密院韓億以為二酋皆藩臣今不能諭令解仇乃因捷加賞非所以御四裔也議遂寢　以范仲淹為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宰

相陰使人諷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政侍臣職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撓以煩劇使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亟罷去仲淹處之彌月京邑肅然稱治　甲子以左侍禁桑懌為閤門祗候賞平蠻獠之功也懌辭不受請推其賞以歸已上者不許或譏懌好名歎曰士當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　許孟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辛未詔以北海縣尉孔宗愿為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　先是御史臺辟石介為主簿

介上疏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國後忤意罷不召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中丞杜衍曰介一賤士用之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舉動也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為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也今斥介而他舉必亦擇賢而舉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

者而後止也衍卒不能用太子中允知淮陽軍梁適亦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今録其後不可以為勸帝是其言記適姓名于禁中尋召為審刑院詳議官適顥之子也　是歲契丹主加號文武仁聖昭孝皇帝

景祐三年春正月戊子命李諮蔡齊程琳杜衍丁度同議茶法諮以前坐變法得罪固辭不許時三司吏孫居中等言自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虚估之獘復類乾興以前蠹耗縣官請復行見錢法度支副使楊偕亦

陳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十二利以為止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贍一歲邊計故命諮等更議仍令召商人至三司訪以利害　壬辰追冊故金庭教主沖靜元師郭氏為皇后命知制誥丁度内侍押班藍元用同護葬事尋詔中書門下停其謚冊祔廟丁酉葬于奉先資福院側鹵簿儀物並用孝章皇后故事時上元節有司張燈侯乘輿出右正言王堯臣言后以復位號今方在殯不當遊幸同知禮院王拱辰亦以為言帝為罷葬日

張燈　己酉許洪州容州立學仍各賜田五頃　先是
帝以三司胥吏猥多或老疾不知書計詔御史中丞杜
衍等與本司差擇之有欲中衍者揚言於外曰衍請盡
黜諸吏於是三司後行朱正周貴李逢年等百人輒相
率詣宰相吕夷簡第諠訴夷簡拒不見又詣王曾第曾
以美言諭之因使吏狀自陳既又詣衍第投瓦礫肆醜
言明日衍對請下有司推究而曾具得其姓名乙卯正
貴杖脊配沙門島逢吉等二十二人決配遠州軍牢城

其爲從者皆勒停

呂中曰太祖嘗汰吏四百人真宗又汰諸路吏萬有餘人何其易而景祐欲汰三司吏反失國體何邪論者皆以爲勢之弱至此不知當時韓魏公嘗汰兵數萬人不聞有此亂者兵且可汰况于吏乎是小人之欲害君子先唱盡黜諸吏之虛聲以中衍也

丙辰詔翰林學士馮元禮賓副使鄧保信與鎮江節度推官阮逸湖州鄉貢進士海陵胡瑗較定舊鍾律瑗以

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前知蘇州薦瑗知音白衣召對崇政殿與逸俱命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開封扈偁言京師天下之本而士民僭侈無法室居服玩競為華靡珠璣金翠炤燿路衢一襲衣直不翅千萬請條約之壬戌詔兩制與禮院同詳定制度以聞 三月復入中見錢算請官茶法凡商賈入錢于京師者給南方茶入芻糧于邊者給京師及諸州錢 乙未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所定鐘律丙申翰林侍講學士馮元等上秬黍新尺

別為鐘磬各一架　戊戌詔曰致仕官舊皆給半俸而仕常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自今大兩省大卿監正刺史閤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官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　權判戸部勾院葉清臣上疏請弛茶禁以歲所課均賦郭鄉村人戸其畧曰議者謂榷賣有定率征稅無𧗾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為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出數錢人

不厭取比於官自榷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詔三司與詳定所相度以聞皆以為不可行嘉祐四年卒行之

是月李諮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佑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劵之京師舊必得交引鋪保任并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為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劵徑趣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又言前已用虛估給劵者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以前茶又言天聖四年嘗許陜

西入中茶商利之爭欲售陜西劵故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并言商人輸錢五分餘爲置籍召保期年半悉償失其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諮等復言奭等變法歲損利不可勝計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帝爲下詔戒勅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　詔權停貢舉　夏五月戊寅朔范仲淹言臣近親奉德音以孔道輔曽言遷都西洛臣謂未可也國家太平豈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

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宜漸營廪食陜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之謂也先王修德以服遠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陛下内惟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道也按仲淹乞修京城劄子云景祐三年五月初請修西京今附見朔日孔道輔去年八月以龍直知州

丙戌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落仲淹落職知

饒州仲淹言事無所避大臣權倖多忌惡之時呂夷簡執政進者往往出其門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也夷簡滋不悅帝嘗以遷都事訪諸夷簡夷簡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王

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不可不早辨也夷簡大怒以仲淹語辨於帝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仲淹亦交章對析辭愈切由是降出侍御史韓縝希夷簡意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從之時治朋黨方急士大夫畏宰相少肯送仲淹者天章閣待制李紘集賢校理王質皆載酒往餞質又獨留語數夕或以誚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希文仲淹字也質嘗知蔡州州人歲時祠

吳元濟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為更立狄仁傑李愬像而祠之蔡人至今號雙廟　范仲淹既貶諫官御史莫敢言秘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仲淹前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猶以其合典禮故加優奬今坐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協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麤疎漢皇吳主兩用無猜陛下自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請速改前命

壬辰靖落職監筠州酒稅　乙未貶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為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先是洙上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諒不回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去臣亦被其薦論范仲淹既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雖國恩寬宥無所指名臣内省於心有靦面目况余靖素以仲淹分疎猶以朋黨得罪臣不可幸於茍免乞從降黜以明典憲宰相怒遂逐之　戊戌貶鎮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歐陽修為夷陵縣令初右司諫高若訥

言范仲淹貶職之後遵奉勅榜不敢妄有營救今歐陽修移書抵臣言仲淹平生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辨仲淹非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仍言今日天子與宰臣以迕意逐賢人責臣不敢言臣謂賢人者國家恃以為治也若陛下以迕意逐之臣合諫宰臣以迕意逐之臣合爭范仲淹頃以論事切直亟加進用今茲狂言自取譴辱豈得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謂天子

以近意逐賢人所損不細請令有司召修戒諭免惑衆聽因繳進修書修坐是貶西京留守推官仙遊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于時四賢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斥若訥也泗州通判陳恢尋上章乞根究作詩者罪左司諫韓琦劾恢越職希恩宜重行貶黜庶絶姦諛不報而襄事亦寢　光禄寺主簿蘇舜欽上疏言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顧身陛下委注之意而

皆罹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
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
臣持禄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
此患之大者今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
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
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兹可為驚怛覬望陛
下發德音寢前詔勤于采納下及芻蕘可常守隆平保
全近輔若詔榜未削欺罔成風則不惟堂下遠於千里

竊恐指鹿為馬之事復見於今朝矣考異國史舜欽傳及舜欽集皆稱乙亥詔書誤也今改之舜欽集云此疏以五月二十八日上今附見月末按景祐元年舜欽登第授光禄主簿知蒙城縣二年正月丁父憂三年五月上此疏居喪纔一年後耳罔衰論事前言故不以為譏何哉六月戊申朔許越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壬子許階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甲子許真定府博州鄆州立學各給田五頃　壬申虔吉州水溢壞城郭廬舍賜被溺家錢有差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三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四十三 起柔兆困敦七月盡著雍攝提格二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景祐三年秋七月己卯新作延寧觀本王中正舊第保慶太后出奩中物市其地而建之初有詔罷修寺觀及

是諫官御史以為言帝謂輔臣曰此太后奩中物耳諫官御史欲邀名耶參知政事宋綬進曰彼豈知太后所為但見興土木違近詔即論奏之且事有疑似傳聞四方為聖政之累何可忽也太祖常謂唐太宗為諫者所詆不以為媿何若動不過舉使無得而言哉朝廷已行之命惟陛下守之自已無令有以取名也　戊子馮元聶冠卿宋祁等上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已丑元等並進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孫沖上所撰五代紀

七十卷降詔褒答　乙未初置大宗正司以寧江節度使允讓知太宗正事彰化留後守節同知太宗正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親宅故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違失凡宗族之政令皆關掌奏事毋得專達先詳視可否以聞考異記聞載允讓管勾宗正事已于二年十一月宗室改西班官時辨之本志云景祐二年置大宗正司會要云慶歷時置大宗正司並誤也

呂中曰古者大學小學合親疎而並教之故宗臣世臣兼同姓異姓而參用之自漢世無教養之術而劉

德劉向之徒為權臣所忌而不得用至魏晉之朝幽閉宗室使人不得聞見菽麥不辨然後其心始安可痛也吾宋親仁用賢冠絶前代然皇族鮮有聞者置大宗正司特以統之也作睦親院特以親之也此安石所為宗室無教訓選舉之實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煕寜新法議者紛紛而至宗室一事獨無遺議其以是歟

己亥命丁度高若訥韓琦同詳定黍尺鐘律　還盧多

遜家懐州所沒田宅　庚子太平興國寺災是夕大雨震電火起寺閣中燔開先殿及寺舍數百楹朝廷始議修復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易震卦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春秋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竊惟近年寺觀屢災此殆天示譴告請勿繕治以示畏天戒愛人力之意從之　泗州新作普濟院成詔給田十頃保慶太后施錢所建也　八月己酉班民間冠服居室車馬器用犯制之禁　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言樂音之

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噍殺嘽緩之聲隨而應之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對齊宣王云今樂猶古樂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太宗聽祖孝孫之樂謂禮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徵對太宗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皆述樂之至言也臣奉詔與丁度等詳定阮逸胡瑗鄧保信所造鐘律粗考前志參驗今法二家之說差舛未安竊以祖宗舊樂遵用已久屬者徇一

臣之偏議變數朝之同律賜金增秩優賞其勞曾未周嵗又將易制臣慮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不惟有傷國體實亦虛費邦用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人熈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就達其源又當究今之所急者且西北二陲从弛邊備強敵之性豈能常保此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然後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别詔稽古之臣取

其中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免詔丁度等速詳定以聞　九月庚辰幸睦親宅燕宗室及從官賜宗室器幣有差時儒臣多為賦頌以獻者　己丑出内藏庫緡錢五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糴邊儲　賜河南府新修太室書院名曰嵩陽書院　詔淮南轉運使歳一詣闕奏事先是罷發運使及歳入奏計至是祠部郎中楊告領轉運使兼發運事請復之　壬辰以阮逸為鎮安節度掌書記知城父縣胡瑗試校書郎初詔逸瑗作鍾磬

律度丁度等詳定言按之與古多不合帝猶推恩而遣之　乙未以崇政殿說書國子監直講王宗道國子監說書楊中和並為睦親宅講書仍兼國子監講說睦親宅講書始此　冬十月甲寅新作朝集院成　先是契丹主獵黄華山獲熊三十六是月幸燕京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于廷賜馮立趙𡺳等四十九人及第以立為右輔闕徽以下皆為太子中舍賜緋衣銀魚遂大宴契丹御試進士自此始丞相張儉

等又請幸禮部貢院歡飲至暮而罷　十一月戊寅保慶皇太后楊氏崩始帝起居飲食后必與之俱所以擁祐扶侍恩意勤備性慈仁謙謹寡過帝嘗召其姪永節永德見禁中欲授諸司副使后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倘小官可也乃並命為左右侍禁莊獻崩后嗣享尊號帝奉牋稱臣后固辭之又歲奉繒錢二萬助湯沐后復辭曰此皆出民力願留以贍軍帝不從帝未有嗣后從容勸上選宗子養宮中由是英宗自宮邸未齠齓養后所

后無疾而終殯於皇儀殿勅知樞密院事王隨為園陵監護使禮官請為后服緦麻帝改用唐武宗服義安王太后故事加服小功以五日易月而除不視前後殿朝凡八日不朝前殿四日御素紗巾幞淺黄袍黒鞓帶　虞主祔奉慈廟始復常服内出緡錢千萬佐園陵費上謚曰莊惠祝册文並稱孝子嗣皇帝　己亥進封乳母崇國夫人許氏為齊國太夫人尋又改號曰永聖保壽

十二月戊申詔宣勅劄子非經通進銀臺司毋得直

下諸處初龍圖閣直閣士李紘領銀臺司具言先勅劄子皆不經本司封駮之職遂廢不舉請用舊制申明之故有是詔　丙寅戸部侍郎知樞密院李諮卒帝幸其第臨奠輟視朝一日贈右僕射謚憲成諮性明辨周知世務其處煩常若閒暇吏不敢欺在樞府專務革濫賞以遏僥倖其戎馬功簿之目能悉帝前號為稱職　丁卯以同知樞密院事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章德象同知樞密院事得象為人莊重

度量宏廓始楊億稱之以為有公輔器或問之答曰閩士多輕狹而得象渾厚有容此所以貴也在翰林十二年怡然自得莊獻太后臨朝宦官熾横太后每遣内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嚴待之或不交一言議者以此稱焉　趙元昊自制蕃書十二卷字畫繁冗曲屈類符篆教國人紀事悉用蕃書私改廣慶三年曰大慶元年再舉兵攻回紇陷瓜沙蘭三州盡有河南故地將謀入冦恐嘉勒斯賚擬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南侵至馬銜

山築城瓦川會留兵鎮守絶吐蕃與中國相通路考異沈存中云元昊叛其徒寄裕勒先創造蕃字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北禮自稱大夏國史載用蕃書即改元大慶按大慶二年元昊遂改天授禮法延祚元年今從國史以用蕃書附改元大慶時

折惟忠卒以其子繼宣權知府州事遼中書令張儉致仕儉居相位二十年清約謙慎神益弘多契丹主深重之

景祐四年春正月戊寅賜蔡州學田十頃　詔均諸州觧額　甲午内藏庫主者言嵗斥緡錢六十萬以助三

司蓋始於天禧三年十二月時詔書切戒三司毋得復有假貸自明道二年距今才四年而所貸錢帛凡九百十七萬二千有餘請以天禧詔書申飭之奏可　二月己酉祔葬莊惠皇太后于永安陵之西北隅　初殿中侍御史張奎請親祀高禖下禮院定議庚戌禮院上其儀詔從之　己未祔莊惠太后神主于奉慈廟　乙丑置赤帝像于宫中以祈皇嗣　賜常州學田五頃　三月甲戌朔置天章閣侍講以賈昌朝王崇道趙希言楊

安國為之預內殿起居比直龍圖閣而班直館本官之上　追復祕書少監盧多遜為工部尚書以其子水部員外郎察援赦自陳也　戊寅詔禮部貢舉　丙申內出莊惠太后閤金千餘兩市莊園邸舍以給萬壽觀時於萬壽觀建廣愛殿奉安莊惠御容故也　同知禮院吳育言舊藏禮文故事類例不一請擇儒臣與本院官約古今制度參定為一代之法從之　夏四月乙巳賜宣州學田五頃　丁未詔學士院自今制策登科人並

試策論各一道時將作監丞富弼獻所為文命試館職弼以不能為詩賦辭上特令試策論因有是詔弼尋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甲子宰臣吕夷簡罷為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王曾罷為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參知政事宋綬罷為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蔡齊罷為吏部侍郎歸班天聖中曾為首相夷簡參知政事事曾甚謹曾力薦夷簡為亞相未幾曾罷夷簡為首相居五年罷不半歲復位李迪為次相與夷簡不協

夷簡欲傾廸乃援曽入使樞密不半歲廸罷曽即代之始曽以外有復入意綏實為達意於夷簡夷簡即奏召曽及將以曽代廸綏謂夷簡曰孝先於公事契不薄宜善待之勿如復古也夷簡笑諾其言綏曰公已位昭文處孝先以集賢可也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請用曽為首相帝不可乃為亞相孝先曽字復古廸字也既而夷簡專决事不少讓曽不能堪論議多不合曽數求去夷簡亦屢丐罷帝疑焉問曽曰卿亦有所不足

耶曾言夷簡招權市恩時外傳夷簡納知泰州王繼明
饋賂曾因及之帝詰夷簡至交論帝前夷簡乞置對而
曾言亦有失實者帝不悅綬素與夷簡善齊議事間附
曾故并綬齊皆罷李燾曰龍川別志載王曾復入相由宋綬及呂夷簡事當不誤然所稱歲月及人姓名頗差殊今據國史畧加刪潤庶得其實
以知樞密院事王隨戶部
侍郎知陳州陳堯佐並為平章事呂夷簡嘗密薦二人
可用故也以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
事韓億及三司使程琳翰林學士承旨石中立並參知

政事樞密直學士王曙同知樞密院事　乙丑召宋綬入侍經筵　閏月乙亥知徐州李迪言所部滕縣與兗州接境欲因行縣祠岱嶽並知景靈宮祝聖算禱皇嗣帝謂韓億等曰大臣當詢民間利病以分朝廷之憂祈禱之事豈為政耶詔止之　知制誥王舉正以宰臣陳堯佐之壻引故避嫌戊寅改為龍圖閣待制　賜故將作監丞張唐卿家錢帛米麥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通判陝州吏事如素習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故有

是賜　光州言祕書監致仕丁謂卒王曾聞之語人曰斯人智數不測在海外猶用詐得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五月翰林侍講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戸部侍郎馮元卒特贈戸部尚書謚章靖元性簡厚不治聲名非慶弔未嘗過謁兩府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服不為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誦孝經而已多識古今臺閣品式之事尤精易與孫奭俱名大儒凡議典

禮多出二人然論者為元所陳但務廣博不如奭之能折衷也　庚戌皇子生美人俞氏出帝以諭輔臣王隨等皆再拜稱賀遂御崇政殿録繫囚雜犯降死罪一等流以下釋之是日皇子薨慶歷元年五月乙丑初贈官賜名封王　丙寅有芝生于化成殿柱召近臣宗室觀之仍出御製瑞芝詩賜宰臣王隨以下翌日儒臣並為賦頌以獻右司諫韓琦言春秋之法但記災異至於祥瑞畧而不書豈不以君閲瑞牒則意安覩災符則心懼意安則政怠心

懼則德修聖人垂戒之深其旨斯在臣愚望陛下特以災異為重於政教之間思所未至者隨其變而應之至于珍祥奇瑞雖陛下仁愛所感亦望日謹一日以雖休勿休為念則昊穹降鑒自然時和歲豐家給人足永獲上瑞之報也　六月甲戌奉安太祖御容於揚州建隆寺景德中嘗即寺置殿繪御容而其制庳陋會占者言東南有王氣乃易以塑像更命新殿曰章武　乙亥杭州大風江潮溢岸高六尺壞堤千餘丈遣中使致祭

戊子以御製神武秘畧賜河北河東陝西緣邊部署鈐轄知州軍每得代更相付授始韓億同知樞密院事建言武臣宜知兵書而禁不傳請纂集其要賜之帝於是作神武秘畧凡三十篇分十卷仍自作序焉　甲子皇太子左監門率府副率宗實特遷右内率府率　丙申詔開封府國子監及别頭試自今封彌謄録如禮部從左司諫韓琦請也　詔頒行禮部韻畧　七月丁未詔河東河北州郡密嚴邊備　戊申有星數百西南流最

大一星至東壁没光燭地火之不散已而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　辛酉詔三司出銀十五萬兩下河北路絹十萬下河東路助糴軍糧　八月甲戌出内藏庫絹三十萬下河北路市糴軍儲　越州水賜被溺民家錢有差　甲午詔天下常平倉錢穀自今三司及轉運司無得借支　九月丙寅三司言東頭供奉官錢遜奏信州鉛山產石緑可烹煉為銅令池饒江三州錢監並闕銅鑄錢請遣遜與本路轉運使試驗以聞從之　丁卯御邇

英閣讀唐書因詔唐書列傳止取事議切於規戒者讀之　冬十月甲戌御邇英閣讀正說謹罰篇正說真宗所撰見富弼太平寶訓述後漢光武罷梁統從重之奏帝曰深文峻法誠非善政宋綬對曰人主得專生殺一言之怒則如雷如霆是峻易而寬難也　丙戌御邇英閣讀正說養民篇帝曰尸子言君如杅民如水何也丁度對曰水隨器之方圓若民從君之好惡是以人君謹所好焉　甲午御邇英閣講春秋帝曰春秋是昭公之後魯道陵遲家

陪用政記載雖悉而典要則寡宜刪去蔓辭止取君臣政教事義講之因謂宋綬等曰春秋經旨在於奬王室尊君道丘明作傳大義甚博然其間錄詭異則不若公羊穀梁二傳之質綬等對曰三傳得失誠如聖言臣等自今凡丘明所記事稍近誣及陪臣僭亂無足勸誡者皆畧而不講　癸巳翰林學士李淑請班其父樞密直學士若谷下詔從淑請　乙未同知樞密院事章得象言開封府進士章仲昌臣鄉里踈屬實無藝

業近聞訟訴發解不公事請牒歸其家從之時鎖廳應舉人特多開封府投牒者至數百國子監及諸州不在焉及出榜而宰相陳堯佐之子博古為解元參知政事韓億子孫四人皆無落者故嘲榜羣起然殿中侍御史蕭定基與直集賢院韓琦吳育王拱辰實司試事非有所私也　十一月己未出内藏庫紬綿五十萬下河北陝西路市糴軍儲　癸亥罷登萊買金場　給真定府潞州學田各五頃仍詔自今須藩鎮乃許立學他州勿

聽　甲申忻代并三州言地震壞廬舍覆壓人畜忻州尤甚吏民死者萬九千七百餘人自是河東地震連年不止或地裂泉涌或火出如黑沙狀一日四五震民皆露處乙酉命侍御史程戡往并忻州體量安撫　左司諫韓琦上疏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伏覩鄉者興國寺雙閣災延及開祖殿不踰數刻但有遺燼復聞仰觀垂象或失經行蓋人事之已形致天變之嗣發臣謂陛下宜虛佇以求直言側身而修庶政

庶幾念祖宗之艱難答天意之警悟也而乃眷三京以肆赦走羣望以盤祠內自禁掖外及寺觀並與祭醮逺越晦朔今北道數郡繼以地震此女謁用事臣下專政之應也又震在北或者上天孜孜譴告俾思外寇之為患乎亦望自今而後務在嚴勵守臣密修兵備審擇才謀之帥悉去懦弱之士明軍法以整驕怠之卒豐廪實以增儲偫之具旬餘琦復上疏言近聞大慶殿及諸處復建道場及分遣中使遍詣名山福地以致精禱是未

達寅畏之深吉也臣竊以為禳祈之法必徹樂減膳修德理刑下詔以求儻言側身以避正殿是以天意悅穆轉為福應顧陛下法而行之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宫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則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朝會則不能一至于庭豈容僧道凡庸之人繼日累月喧雜于上非所以正法度而尊威神也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於别所安置惟陛下特齋天威一加詳納天下幸甚　給徐州學田五頃　庚寅以龍圖閣學

士張逸為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華陽縣鄒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賕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寃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因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為神會歲旱逸使作堰壅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民初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穡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　壬辰徙知饒州范仲淹知潤州

監鈞州稅余靖監泰州稅夷陵縣令歐陽修為光化縣令帝諭執政令移近地故也李燾曰上諭執政據朔歷獨尹洙不徙當考

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言頃范仲淹余靖等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善應來集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遽誣以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參知政事程琳辨其不然仲淹訖得免自仲淹貶而朋

黨之論起朝士牽連而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琳獨為帝開說帝意解乃已　趙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安威懐龍皆即舊堡鎮偽號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是歲始大補偽官以威明守全張陟楊廓徐敏宗張文顯輩主謀議鍾鼎臣典文書成逋克成賞都輩主兵馬伊埒仁榮主蕃學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自河北至鄂特囉鼐山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

韋精山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為鎮守總五十餘萬而苦戰倚珊額珊額者横山羌𠀤兵柔脆不及也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僞號六班直月給米二石鐵騎三千分十部發兵以銀牌召酋長面受約束創十六司于興州以總衆務

寶元元年春正月癸卯趙元昊請遣人供佛五臺山乞

令使臣引護并給館劵從之元昊實欲窺河東道路故也

同知禮院宋祁上疏曰臣伏讀前史五行志以驗於今累威重譴不可不察若乃羣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月行黄道地震州邑則邊戎窺間臣下擅恣后妃將盛年穀且饑之兆也去年火焚興國寺浮屠延燔藝祖神御殿已而盜壊宗廟釦器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自昔災異之發遠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隨方輒應類無虛歲而罪己之問不形於詔書思患之謀不留於

詢逮踰時越月羣下默然間者但引緇黃晨齋夕唄修不經之細祝塞可懼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銷伏之間未得為計也伏望陛下不以災之未應遂為宴安不以歲之屢豐便忘荒饉普詔不執各貢所懷庶幾天下條貫燦然先見惟陛下留神省閱

甲辰雷麟府州及陜西大雨雹　丙午以災異屢見下詔求直言限半月内實封進納庚戌命翰林學士丁度等權知禮部貢舉　乙卯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蘇

舜欽詣匭通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歷旬不止而孟春之初雷電暴作臣以為國家闕失衆臣莫敢為陛下言者唯天丁寧以告陛下陛下果能霈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欣抃旬日間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舉而行之是亦收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唯誠可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

衆不可槩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正心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邇俳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日日視朝旰昃方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朝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歛科率

殆無虛日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諂近習之纎人親近剛明鯁正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遴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為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羸其

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鑒之哉又石中
立頃在朝行以詼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
語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
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盖近臣多非才者陛下
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匈奴輕笑中國宜
即行罷免别選賢才且張觀為御史中丞高若訥為司
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温和柔懦無剛鯁
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緘默不敢舉揚其

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為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為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考異舜欽本傳稱康定中河北地震舜欽詣匭上疏蓋誤也康定中則王隨等罷久矣今據舜欽集見之此年正月十八日　丙辰以災異詔轉運使提點刑獄按所部吏以聞　上封者言自變茶法歲輦京師銀絹易芻粟於河北配擾居民內許府庫外困商旅非便

丙辰命權御史中丞張觀侍御史程戡右司諫韓琦與三司別議之　直史館蘇紳上疏曰星之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下之畔上故星亦畔天精氣所感先示其象今大異若此得非任事之臣踰常分干朝廷事無大小委之政府至於黜陟之柄亦或得專夫一二大臣平居之日所宜辨論官才使陛下周知在位之能否及有除擬則可以隨才而任用使進擢之人知恩出於上則威福不外分也今則不然每一官缺但閱其履歷附以比

例而陛下無復有所更故競進之徒趨走權門經營捷徑靡所不至是恩命未出於上而請託已行於下矣祖宗時擢用要官惟才是用臣下莫得先知不牽制于一切故被擢之人咸思自勵此無他講求之有素而大權不在于下也雷者天之號令惟人君崇寛大順春令則應節否則動于冬今方春而雷發聲天其或者欲陛下出號令以震動天下宜及於早而矯臣下舒緩之咎凡朝廷事無鉅細無内外取其先急者悉關聖慮而振肅

之不可緩也夫星既有下畔上之象地震又有陰侵陽之證天意若曰外蕃將有畔上之釁恐陛下未悟也更以震雷警之欲陛下先事為備則患禍消而福祥至矣

直史館葉清臣上疏曰昔杜欽有言子為父陰臣為君陰妻為夫陰匈奴為中國陰臣以今日之事推之三者皆不能為沴獨大臣秉政專制刑爵陛下馭臣之術未合治體臣謂此正臣之陰為沴耳而陛下猶臨朝淵默垂拱仰成事無大小有議皆可使輔相之臣竭忠無

私皆如蕭曹房杜則可一有不及才或非倫則誤陛下事多矣今有一人進擢則曰宰相某之親舊也一人罷黜則曰宰相某之嫌隙也由是天下囂然不曰自陛下出而曰由宰相得非臣陰之盛而易天地之序者乎京房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彼正而專猶且震况專而不正安得不潰陰陽之氣而致天地之變乎此地震之所由至也昔祖宗臨御親攬權綱進賢退不肖發在宸斷孜孜求治朝夕訪對孤臣下士皆德納忠小大之事無不

知刑賞之行無不當今陛下旰夕視朝僅了常務未嘗講議大政考求得失晝日燕居深處穆清未嘗延召多士諮諏未悟此陛下所以馭臣之闕而執事得以阿枉在位得以壅蔽也臣願陛下用天之高明剛健法太祖之英武肅果太宗之神睿聰察先皇帝之精勤哲明然後官人以材如周文以法繩下如漢宣招諫遷善如唐文皇若此何懼後患之不消福慶之不臻哉　校書郎張方平上七事一曰密機事二曰用威斷三曰廣言路

四曰重圖任五月正有司六曰信命令七曰示戒懼御史中丞張觀亦言承平日久政寛法慢用度漸侈風俗漸薄以致災異因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嚴禁三曰尚質四曰節用考異李燾曰實録本紀正月並無求直言詔案張觀傳言正月詔求直言蘇紳傳云星流地震方春而雷詔求直言又韓琦家傳論宰輔疏亦云陛下引咎詢求讜言而亦清臣傳又云清臣疏論地震會詔求直言復上疏是月必有詔也實録本紀偶脫之

除并代忻州壓死民家去年秋糧　二月戊辰朔詔天下貢舉人自今止令逐州解頭入見時舉人羣見進止多不如儀而民有俟

化隆高惟志者又輒闌入殿庭獻封事故有是詔考異宋史作壬申日今從長編庚午詔自今日御前殿視事用蘇舜欽之言也　甲戌賜鄆州學田五頃　右司諫韓琦上疏言臣職在諫諍志無回隱自去秋迄今累上封奏指言陛下丞弼之任未得其人蓋以宰臣王隨登庸以來衆望不協差除任性褊躁傷體廟堂之上不聞長材遠畧仰益盛化徒有延納僧道信奉巫祝之癖貽誚中外而自宿疢之作幾涉周星安卧私家備禮求退方天地有大

災變陛下責躬問道之際曾未入見而扶疾於中書視
事引擢親舊怡然自居暨物議沸騰則簡其拜禮勉强
入見面求假告都無省愧之心固寵慢上寡識不恭之
咎自古無有次則陳堯佐男述古監左藏庫官不成資
未經三司保奏而引界滿酬奬之條擢任三門白波發
運使參知政事韓億初乞男綜不以資叙回授凡綱將
朝廷要職從便退換如已家之物紊亂綱紀舉朝非笑
此二事陛下若忽而小之因循不問彼必愈任威福公

行不善更無畏矣又石中立本以藝文進不能少有建明但滑稽談笑之譽為人所稱處翰墨之司固當其職若參決大政則誠非所長況復仍歲以來災異間作則燮理之任正當其責而在上獨使陛下引咎求言繼日臨朝在外則徧責刺牧長吏各修其職獨政府之臣皆以為過不在已泰然自處于臯夔稷契之右臣僚欲廣陛下之德乞頒前詔于天下而罷立期限則皆抑而不從蓋臣事專而君道弱之明應矣陛下用輔臣如此不

惟使四方觀望寖成弛慢之風恐外夷聞之亦有輕視中國之意也倘以為退免大臣其事至重非下臣所宜輕議孰若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業坐付庸臣恣其隳壞乎伏望出臣此疏明示中書委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會議正其是非以塞羣議帝嘉納之　甲午安化蠻寇宜融州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三